

曹
禺
精
选
集

世纪文学经典
SHIJI WENXUE
JINGDIAN
北京燕山出版社



shiji
wenxue
jingdian

世纪文学经典
曹禺 著

曹禺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禺精选集 / 曹禺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402-3878-0

I. ①曹… II. ①曹… III. ①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3602 号

曹禺精选集

曹禺 著

责任编辑 / 张红梅 王 濡

装帧设计 / 小 贾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400,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总策划：

白烨、陈骏涛、倪培耕、贺绍俊、张红梅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专家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 丁 帆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中忱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富仁 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白 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 郁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骏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於可训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匡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 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 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中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 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谢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雷 达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黎湘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出版前言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

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 100 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 25 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委员会,在 100 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为顺序,产生了“世纪文学 60 家”的专家评选结果。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与“新浪网·读书频道”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 60 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2005 年 12 月 16 日,读者评选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正式公布。为了使“世纪文学 60 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以各占 50% 的权重,得出了“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名单。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创作特点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结果

排名	作家	专家评分	读者评分	评选结果	排名	作家	专家评分	读者评分	评选结果
1	鲁 迅	100	100	100	31	赵树理	85	55	70
2	张爱玲	100	97	98.5	32	梁实秋	67	71	69
3	沈从文	100	96	98	33	郭沫若	70	65	67.5
4	老 舍	94	94	94	33	陈忠实	67	68	67.5
4	茅 盾	100	88	94	35	张恨水	64	70	67
6	贾平凹	94	92	93	36	苏 童	58	75	66.5
7	巴 金	94	90	92	36	冰 心	51	82	66.5
7	曹 禺	100	84	92	38	穆 旦	78	52	65
9	钱钟书	80	99	89.5	39	丁 玲	78	47	62.5
10	余 华	85	92	88.5	40	顾 城	29	95	62
11	汪曾祺	100	76	88	41	舒 婷	51	69	60
12	徐志摩	85	89	87	42	张承志	67	51	59
12	莫 言	94	80	87	43	王 朔	45	72	58.5
14	王安忆	94	77	85.5	44	刘震云	58	58	58
15	金 庸	70	98	84	45	韩少功	54	57	55.5
15	周作人	94	74	84	46	阿 城	54	56	55
17	朱自清	70	93	81.5	47	张 洁	64	44	54
18	郁达夫	78	83	80.5	48	三 毛	22	85	53.5
19	戴望舒	94	66	80	49	铁 凝	51	53	52
20	史铁生	80	79	79.5	50	张 炜	60	40	50
20	北 岛	78	81	79.5	50	李 劲 人	78	22	50
22	孙 犀	94	62	78	52	宗 璞	64	33	48.5
22	王 蒙	78	78	78	53	郭小川	58	36	47
24	艾 青	94	60	77	53	柳 青	58	36	47
25	余光中	78	73	75.5	55	施蛰存	51	42	46.5
26	白先勇	85	64	74.5	56	张贤亮	42	49	45.5
27	萧 红	85	61	73	56	刘 恒	64	27	45.5
27	路 遥	60	86	73	56	高晓声	45	46	45.5
29	闻一多	78	67	72.5	56	李 锐	51	40	45.5
30	林语堂	54	87	70.5	60	徐 許	45	43	44

大师之路：戏剧与人生

朱栋霖

一

1910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刚过中秋节。天津意租界二马路三十六号的万公馆，万德尊与薛氏生育一子，取名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他就是日后驰名中国剧坛的曹禺。

家宝十二岁，以优秀成绩考入南开中学。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与同学一起编辑出版了《文学》半月刊。1926年，家宝还和另外两位南开中学文学会会员共同发起组织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玄背社”，并且办了文学刊物《玄背》。1926年9月，家宝以《今宵酒醒何处》为题的小说在《玄背》上刊出，署名“曹禺”。

1925年，曹禺参加了南开新剧团。这是一个在中国北方久负盛名的新剧团体。南开在张伯苓校长倡导下，从1909年即开始在校内演出新剧。曹禺在南开新剧团遇上张彭春，使他能更顺利地走向戏剧艺术的殿堂。张彭春是张伯苓的胞弟，1910年参加“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前身）第二届“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攻读。张彭春在美国致力于钻研戏剧，回南开后即将他所学到的西方戏剧艺术从编剧、导演到舞台演出在南开新剧团实践，以推动中国新剧的发展。

1930年夏，曹禺从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清华园里，一座座现代建筑坐落于绿荫中，散逸着浓浓书香。荷塘月色，潺潺流水，引发曹禺诗的联想。图书馆成了他最乐意的去处。他读的

书多是英文原著。他顺着欧洲戏剧史的发展路子，一个一个剧作家、一部一部名剧读过来。他惊喜地发现，即使戏剧一类的书，四年大学也是读不完。

二

1934年，无论在曹禺个人创作道路还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都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曹禺发表了四幕话剧《雷雨》。

曹禺创作《雷雨》，从最初酝酿、构思到完稿，历时五载。他把这部戏命名为《雷雨》，一如他写戏时那种郁热焦灼激愤的情感。

《雷雨》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家庭悲剧，通过血缘伦常纠葛与性爱冲突，探索人性复杂性与人的悲剧。戏剧集中于一天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两个舞台背景（周家客厅、鲁家住房），从周朴园家庭内、外各成员之间前后三十年的错综纠葛深入进去，写出了封建家庭中人性的悲剧。故事被安放在长达三十年的背景上展开，悲剧的冲突建筑在历史的积累与酝酿中，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探索人性的复杂与人的生存悲剧。

周朴园是《雷雨》的中心人物。周朴园形象的复杂性，在周朴园对妇女与家人的态度中被揭示得淋漓尽致。他年轻时爱上了女佣梅妈的女儿侍萍。就三十年前的情况言，侍萍的年轻美丽确能牵动这位青年的心。但是为了娶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周家人逼使侍萍投河自尽。尽管此事主要是封建家长做主，但周朴园本人默认了。因此，他后来的内疚、忏悔是必然的，真诚的。但活着的侍萍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立即逼问：“你来干什么？”这暴露出他的本性。对待妻子蘩漪等人的态度，支配着周朴园在剧中的主要动作。戏剧通过周朴园威逼蘩漪“喝药”这个典型的戏剧动作，让人们看到他的封建家长统治。周朴园在剧中的贯穿动作就是维持家庭的固有秩序，“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这就形成对他人精

神意志的压抑。

历来的评论都认定周朴园是一个封建家长的典型，在“仁义道德”之下的冷酷、专制是其个性思想特征。曹禺在剖析周朴园灵魂时，始终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写他与侍萍年轻时的真情，写他深深的内疚与沉痛的回忆。剧终，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客厅里，经历了一天人世沧桑的周朴园以沉痛的口吻命令周萍去认生母，并向侍萍忏悔。作者的这一笔曾受到不断地批评和指责，实际上这一描写正体现出剧作者深入人物心灵深处的真实性。这是周朴园形象塑造成功的奥秘。

蘩漪的悲剧灵魂中响彻着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下的一代妇女的抗议与追求的呼声。在这个悲剧女性身上，闪发出曹禺艺术才华的独特光辉。剧作家对蘩漪倾注了深厚的同情，怀着诗人的充沛激情塑造这个形象。剧中，蘩漪在双重的悲剧冲突中走完她心灵的全部历程。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蘩漪在家庭生活中陷入了周朴园的精神折磨与压抑的悲剧；周萍背弃爱情的行为，又使这位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女性在爱情追求中遭受抛弃，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悲剧。若问蘩漪为什么会爱上周萍这样弱不禁风的小草，“这只好问她的命运，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这是时代的不幸。而周萍的卑怯灵魂又系由周朴园直接造成。双重的打击与痛苦，使蘩漪成为一个忧郁阴鸷性格的女性，终于从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灵中升腾起不可遏压的力量。

《雷雨》的独特戏剧构思在于，将蘩漪与周萍的戏剧冲突作为结构全剧冲突的主线。她在剧中的贯穿动作是抓住周萍不放。戏剧着力表现她不顾一切地追求周萍的爱情，不顾一切地反抗与报复，对生活与爱情热切渴望。正是这个女性的精神觉醒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性格交织中，她的内心向变态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这就对悲剧进行了更独特而深入的发掘。蘩漪这一悲剧形象，是曹禺对现代戏剧的一大贡献。

《雷雨》的初版本原有序幕与尾声，写十年后周公馆改为教会医

院，皈依基督的周朴园去探望两位疯病人——蘩漪与侍萍。两个版本对读，可以启发我们对《雷雨》的思考。

写完《雷雨》，曹禺即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到保定去教中学，两个月后因病回到北平，在清华研究院研究戏剧。

曹禺酝酿创作第二部戏《日出》。他紧张地思考着。他眼前不断闪现许多鲜血滴滴的人物。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的刺着他心，逼成他按捺不下的愤怒。深夜，周围人都安睡了，只有他伏在灯下写。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撞击着他，他痛苦，焦灼，渴望。

《日出》通常被称为社会悲剧。曹禺以陈白露的休息室与翠喜的卧房作为舞台场景，分别联结两类社会生活；通过方达生寻找小东西，来展示社会最底层人们的苦难遭遇。翠喜为生活所迫，操着皮肉生意。小东西终于逃不出金八的魔爪，只能悬梁自尽。曹禺为了刻画这类人的生活，曾冒着危险深入此中观察、了解，并且发现像翠喜一样的人有着金子似的心。第三幕浸透着剧作家的辛酸血泪与愤怒抗议，是全剧有机统一体的一部分，是深化戏剧主题的必需。喧嚣嘈杂的地狱充满着骚动不安，这个社会从上层到下层全部腐烂、解体了。剧本还安排了一个不出场的人物金八，达到了对社会揭露的深度。

曹禺将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置于金钱统治、人欲横流的社会来考察。曹禺虽说《日出》没有主角，但陈白露毕竟处于舞台中心，陈白露的悲剧是她内心两个自我冲突的悲剧。这一内心悲剧性冲突搭起了《日出》戏剧冲突的基本骨架。

陈白露曾是“天真可喜的女孩子”，但是灯红酒绿的刺激，锈蚀了她纯洁的灵魂，以致她与诗人的遇合以分手而告终，她再次投入金丝笼而无力飞翔。陈白露拒绝方达生的挽救，似乎玩世不恭、傲慢自负，又不由自主地泄露了心灵的颤抖。她为出卖自己的美丽与青春、

断送人生希望而痛苦。在方达生面前，她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时代”，也发现了自己的悲剧。人生道路与命运的抉择又一次摆在她面前，她产生了“竹均”与“白露”的激烈内心冲突。在第一幕中，她与方达生谈话，赞美洁白的霜，呼唤自己少女时代的名字；她挺身而出，怒斥黑三，救下小东西；她欢呼太阳，欢呼春天，读起心爱的“日出”诗。“旧我”——她内心中人的要求、意志，要突破“新我”顽强地表现。第三幕，陈白露尽管没有出场，但翠喜、小东西的遭遇同陈白露的命运遥相呼应，并且这一幕的直接结果导致陈白露的希望与追求落空。因此第四幕一开始，陈白露已是泪流满面，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痛苦。她从小东西的遭遇终于明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痛苦地回忆着昔日的悲剧，诗人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她的眼前，唤醒她的“竹均”意识。而历史的隐痛同时也被血淋淋地挑出来。她明白寄生的腐朽生活使她陷入深坑无力自拔，而她又不愿再过这种出卖心灵与肉体的生活。她终于断然结束了个人的生命。她的心灵的悲剧是黑暗社会对人的精神要求的毁灭。陈白露怀着向往“日出”之心而死，反映了她内心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憧憬。

曹禺刻画了陈白露的心灵悲剧，达到了人性剖析与社会揭露的深刻结合。这是剧作家继蘩漪形象之后，为中国现代戏剧创造的又一杰出艺术形象。从蘩漪、侍萍、四凤到陈白露、翠喜、小东西，都体现了曹禺以“人”的理念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1936年，《日出》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轰动。这年5月，曹禺的《日出》与芦焚小说《谷》、何其芳散文《画梦录》，获《大公报》文艺奖，由叶圣陶、巴金、杨振声、靳以等人组成的文艺奖评委给予《日出》高度的评价。但是这些，对曹禺已不重要，他又走上了他的第三部新戏的创作之路。

三

1936年8月，曹禺应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

任这所学校的教授。

剧校坐落在南京薛家巷八号。这里离鼓楼不远，明代的古建筑威武雄壮地高踞于一座高丘之上。从鼓楼往东不远，即是千年古刹鸡鸣寺。曹禺在剧校开设《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为了“适应新兴演剧艺术职业化的要求”，曹禺与马彦祥、戴涯等一起组织了“中国戏剧学会”，他们要通过演剧来研究话剧艺术。他们第一次就在南京公演《雷雨》，这次演出轰动了金陵古城，因为曹禺亲饰周朴园。

曹禺酝酿起新的艺术生命。他要写一部新戏，写一个脸黑不一定心“黑”的人。他曾经见过一个人，脸黑像煤球，但心地非常之好，他一生辛苦，可死得凄惨。他读过法国文学家雨果的著名小说《巴黎圣母院》，那个钟楼怪人貌丑心地善良优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最终写了一个以农民复仇为题材的心理悲剧，他将对人性的剖析进一步向心灵深层处开掘。

《原野》的主人公叫仇虎。仇、焦、花三家原先都很要好。焦阎王做了军阀的营长后，就霸占了仇家土地，害死仇虎父母，将仇妹卖进妓院，将仇虎打入死狱。戏剧开幕时已是八年后，仇虎从死牢里逃出，他成了一个可怜的怪人。他跑到家乡，要找焦家报仇。

此剧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上展开了仇、焦两家因历史仇恨而激发的冲突。戏剧正面表现的，是八年后仇虎逃出牢狱来到焦家报一家两代之仇。冲突在仇虎与焦母之间展开。曹禺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刻画仇虎这个农民复仇者那满蓄着仇恨与反抗力量的灵魂。焦母的暴戾、凶残、诡计多端，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又极富个性特征。

但是当仇虎的复仇行为一了结，他的心灵深处立即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因为焦大星、小黑子对于仇虎并不负有任何罪责，仇虎报复的对象实质上是无辜的。焦母双手举着小黑子的尸体喊魂，就成了对仇虎的谴责。

剧本从内、外两种冲突来塑造仇虎形象。戏剧的外部冲突——仇虎为复仇而同焦母展开的冲突，表现出农民的反抗；人物的内心冲

突——仇虎杀人前的矛盾，杀人后的恐惧、自责，深入一步体现出悲剧的成因。《原野》的戏剧动作在这里得到统一，两种冲突没有造成仇虎形象的前后隔离。仇虎复仇杀人的现实对象是焦大星与小黑子，而他们是无辜的。仇虎之所以忍心下手，就在于他认为焦大星是焦阎王的儿子。这种“父债子还”的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其实是十分愚昧的。不幸者的惨叫触动了人性的神经。仇虎奋起一击，没有触动黑暗统治势力本身，却使自身陷入了自责与痛苦，掉进了恐惧的心狱而不能自拔。焦母叫魂，夜里鼓声，使他神经错乱，他的理智世界解体了，他的心灵受到谴责，他的潜意识中流露出他过去的经历。愚昧、迷信，将他的心灵推进幻觉引起的恐怖中。仇虎恐惧“心狱”中的魔鬼，导致了他内心的悲剧性冲突。他在一片精神恐惧恍惚中未能逃过侦缉队的追捕，在清晨悲壮自杀。序幕中，他敲掉了焦阎王给他戴上的镣铐，但无法挣脱精神镣铐的束缚，最后仍然回到十天前挣脱的镣铐面前。实际上，肉体的与精神的两种镣铐他都没有挣脱。

《原野》的角色少，但四个人物之间各种戏剧冲突错综复杂，一个悲剧后面隐藏着另一个悲剧。它的紧张热烈激荡的艺术风格与戏剧手法同《雷雨》更为接近些。曹禺把笔深入剧中人的心灵搏击。这种种冲突又全在阴风惨惨的黑夜里发生，全剧始终汹涌着一股由仇恨、爱欲、妒恨、凶暴、痛苦交织起来的感情的激流。《原野》的这种艺术风格是曹禺式的。这个戏又同曹禺过去的戏有所不同。曹禺进一步深入剧中人内心世界，借鉴奥尼尔《琼斯皇》，将剧中人内心世界的流动、潜意识的变化，运用具象化的手法直接搬上舞台，获得了成功。

《原野》是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结合的成功之作，在曹禺个人的创作道路与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四

抗战爆发，剧校从南京撤至武汉。曹禺与剧校师生乘坐五只当地人称为“浏阳船”的大木船，经洞庭湖，过宜昌，改乘轮船到达重庆。

这时已是 1938 年 2 月。

1939 年 4 月，因为日机大肆轰炸重庆，剧校奉令疏散到江安。从此，曹禺开始了在江安的生活。那又是一段在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岁月。

江安，面临浩荡奔腾的长江，西边是长江边的名城宜宾，东边是产名酒的泸州。这座四川内地的小县城，距重庆三百多里，位于川江南岸，人口仅一万。抗战的炮声把这座小城震动了，来了一批活跃的剧校师生。剧校就设在紧靠城墙的文庙内，在大成殿前庭院搭设了简陋的剧场。曹禺的家安置在东街，对面就住着吴祖光、张骏祥，他们经常来往。剧校的生活是清苦的，剧校师生的热情是高涨的。他们学习、排戏、演戏，开展抗日、民主宣传活动。那时，剧校汇集了一批戏剧界名流，洪深、马彦祥、焦菊隐、张骏祥、黄佐临、金韵之（丹尼）、章泯、吴仞之、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戈宝权、陈瘦竹等都曾先后在剧校任教。一出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新戏又在他笔下诞生，那就是四幕剧《蜕变》。他写了一个抗战中的后方省立医院，腐败成了这所医院的蛆虫，后来终于经梁专员整治，蜕变变新。医院中丁大夫是一位恪尽职守的爱国人士，克制个人感情为神圣的民族战争献出了心爱的儿子。张骏祥和曹禺配合着，他在江南潮湿的屋子，抱着疼痛的胃一夜一夜地赶写着，张骏祥就一幕一幕地排，等到曹禺把戏全部写完，张骏祥的排练也差不多成形了。他们带着剧校一批年轻的师生，如蔡松年、沈蔚德等，乘着木船沿波涛滚滚的川江顺流而下，抵达重庆。

在江安，曹禺的戏剧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峰。那就是继《雷雨》《日出》之后，曹禺又创作了传世之作《北京人》。

那是 1940 年秋天他写了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沉闷凝滞的生活，青年人的痛苦与希望。他写了爱情，写了婚姻，那种没有婚姻的爱情与没有爱情的婚姻，那种缠绵微妙的感情细流与不能实现的爱情痛苦，都被他写得凄婉动人。

曹禺在《北京人》中刻画封建家庭精神文化统治下，人的被束缚、压抑、扭曲，人性的痛苦、挣扎与寻找出路的艰难。剧中曾文清、愫方、曾思懿、曾霆、瑞贞等，他们本人并无太多的过错，但是他们在封建家庭中的角色与封建家庭对他们的精神束缚与扭曲，使他们彼此纠缠，陷入无休止的精神痛苦之中。同《雷雨》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曹禺在《北京人》中更深入细致地挖掘人的精神世界。

曹禺笔端凝聚深情，用自己的心灵着力塑造了一位心灵善良、文静温婉优美的女性愫方，写出了她在那样压抑的争斗的家庭中内心的善良、优美，她的忍耐性与毅力。“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什么可怜的人我们都要帮助，我们不是单为吃才活着的啊！”在一片凄凉痛苦中，她依靠帮助别人、让别人更幸福而在内心感到甜蜜幸福：“活着不就是这个样子么？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

从《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都显示出曹禺戏剧的冲突与结构的特色。《雷雨》将三十年的前情往事浓缩于一天，在周家客厅内展开。这种“锁闭式”结构受到易卜生戏剧的影响。《日出》则是生活场景的展示，众多的剧中人的相互交往，而不是几个角色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展开。陈白露的内心冲突也不同于《雷雨》中剧中人与剧中人的正面交锋。《北京人》中剧中人与剧中人的关系互相错综，冲突隐忍曲折，潜入剧中人内心。在这个剧中，曹禺明显受到契诃夫戏剧影响，致力于描写日常生活琐事叙事性，展开剧中人潜伏的内心冲突，戏剧更具抒情性与诗意。曹禺的戏剧语言总是蕴涵戏剧性，又富有抒情性，塑造了许多丰富深刻的戏剧人物形象。那是20世纪中国话剧的典范。

1941年10月24日，这部受到俄国契诃夫戏剧影响、描写没落旧家庭日常生活琐事的名剧《北京人》，在重庆首演，又是曹禺的好友张骏祥导演了这出戏，重庆话剧舞台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饰演愫方。

1942年初，他辞去国立剧专教职，到重庆去。这一年夏天，他通过张骏祥介绍，来到长江边一个小码头唐家沱，在一艘火轮里住下，将巴金小说《家》改编为四幕剧。

还是两年前，巴金到江安看望曹禺。巴金是最初发现《雷雨》，给予发表的责任编辑。两人的友谊一直很深。巴金在曹禺家中住了六天，每天晚上，在江安的那间楼房里，两人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夜深，从《雷雨》谈到《蜕变》。他们觉得那小屋很暖很暖，也很光亮。巴金取出一个剧本，那是吴天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话剧《家》，基本上是根据原著的情节、格局，大体未动，太“忠实”于原著了。曹禺很爱读巴金的《家》，作为朋友，他觉得他有责任把这部小说改编好。

曹禺在这艘火轮里一住三个月。重庆的盛夏，酷热如蒸，他赤着膊，俯伏在一张餐桌上，写着剧本。入夜，皓月当空，白银般的月光洒满长江，这是诗的境界。曹禺每写完一段，就把原稿寄给方瑞。不久，他就会接到一沓复写过的《家》的稿子，还有一封热情的鼓励的信。在这样的感情的慰藉与温馨的交流中，曹禺完成了话剧《家》。但那又不同于巴金的小说。巴金小说强调的是觉慧的反抗，而在曹禺戏剧中更侧重于写觉新与梅、觉新与瑞珏之间的爱情与婚姻的痛苦，那是曹禺自己感情生活中感受最深的东西。曹禺怀着不安，将剧本交给巴金。巴金看了曹禺的改编本，欣然同意了。

这个戏在重庆首演，连续三月盛况空前，张瑞芳演瑞珏，金山演觉新，受到一致称赞。

五

新中国成立。曹禺怀着满腔热情与真诚参加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1年,经过他与焦菊隐等一起反复策划,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终于诞生了,曹禺任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任副院长。此后四十余年,他与这个剧院的艺术家们努力钻研、探索,成功地上演了《茶馆》《雷雨》等一大批名剧,形成了著名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1954年,曹禺按照领导要求创作了四幕话剧《明朗的天》,那是一部批判美帝国主义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剧,在那个时代获得高度赞赏与鼓励,被评为全国戏剧观摩一等奖。1960年曹禺又根据领导指示,与梅阡、于是之合写了新作《胆剑篇》。今天看来,曹禺在解放后没有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这位天才艺术家的才华没有得到发挥。全国解放那年,他三十九岁,正当壮年,创作成熟期,但是他,还有巴金、郭沫若、茅盾、冰心、沈从文等都几乎从此搁笔,从此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他的政治地位很高,党和人民政府对他很好,待遇颇优,他也很听话。全国刚解放,他就修改自己过去的作品,改成反映阶级斗争的。每次政治运动他都跟着表态,他害怕运动搞到自己头上。

1966年夏天刮起的“红色风暴”,把这一点点好景也刮得烟消云散。他的好友老舍被逼投湖自尽,巴金在上海被作为“黑老K”揪斗,田汉、吴祖光、黄佐临等朋友们都一个个被批判、揪斗。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被一群红卫兵从床上拖起来,装进汽车,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活捉彭罗陆杨”事件。他作为一个小小的“俘虏”,一起陪斗。此后,曹禺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反省自己的“罪行”,接受思想改造。他整天心惊胆战,随时准备挨斗、抄家。他自己谴责自己“犯了罪”——因为写了《雷雨》《日出》《北京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神州大地春回地暖,中华民族又开始恢复生机。曹禺也突然精神抖擞,焕发出一股新的生气。1978年,他发表了新作《王昭君》,一时成为中国文化界的美谈。这部历史剧一改过去文艺作品中王昭君哭哭啼啼去和番的形象,擦掉昭君脸上的泪